

迟来的报复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吴宇宏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敬献给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

手中的织物猛地飞走
四处飘荡；
面前的镜子突然崩裂
“ 咔 咔 ” 作响，
夏洛蒂小姐发出惊叫：
“ 灾难降临到了我头上。 ”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丁尼生（1809.8.6～1892.10.6）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此段摘自他的名作之一《夏洛蒂小姐》，作于1892年。镜子破碎在西方传统中
象征着死亡的命运，上帝的惩罚。——译注。

第一章

1

简·马普尔小姐临窗而坐。窗子正对着她的花园，这个花园曾经是她的骄傲。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如今，她向窗外望的时候，心里难以平静。她被禁止干繁重的园艺活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能弯腰，不能挖土，不能种植——最多只能做一点轻松的修剪活儿。毫无疑问，一星期来干三次活儿的老莱科克是尽了全力的。但他的尽力（实际上也不算多）只是根据他的标准，而不是根据他的雇主的标准。马普尔小姐对自己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想要都计划得很精确，然后及时地指点他去做。而老莱科克就施展出他的特殊天赋，就是答应得很热情爽快但接下来却不去做。

“那是对的，夫人。我们将把这些罂粟花安排在那儿，这些风铃草沿着墙种，照您说的，我们下星期该先做这事儿。”

莱科克的借口总是振振有词，非常像《三人一船》那本书中逃避出海的乔治船长。对那位船长来说，风吹得总是不对劲儿，不是离岸吹就是向岸边吹，或者从西面吹来，那不可靠，或者吹的是东风，那更危险。莱科克的借口就是那千变万化的天气——太干了，太湿了。地泥泞了，或者有一点儿雾气。不然的话就是有极为重要的事必须先做（通常是侍弄那些他喜欢无节制地大量种植的卷心菜或者芽甘蓝什么的）。莱科克本人对园艺活儿的原则非常简单，而且没有一个雇主——无论他有多么博学——能够改变。

那些园艺原则如下：准备许多杯又甜又浓的茶，作为对工作努力的奖励。秋天时大量清扫树叶，夏天时种一些他本人最喜欢的植物，主要是紫菀和一串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弄得漂亮一些”。他特别支持喷杀玫瑰花上的绿芽虫，但迟迟不动手去做。你让他给香豌豆挖条深渠，他通常会这样找借口：你应该去看看他自己的香豌豆！去年他就侍弄得很好，预先也没做这种花哨的事。

公平地说，莱科克对他的雇主还是有感情的，会迁就他们对园艺的喜好（只要不让他做真正艰苦的工作）。但是他认为种植蔬菜才是生活的实际内容，比如好好种一些卷心菜，或者种一点儿甘兰菜。而花啊草啊的，是小姐夫人们爱摆弄的玩意儿，因为这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事儿。他总是让前面提到过的紫菀、一串红、半边莲饰边和夏菊出现在园子里，以显露出他的喜好。

“我正在那边新建住宅区的新房子里干活。那些人当然是想把他们的花园布置得漂亮些。他们总是要求比实际需

要更多的花，所以我就多种一点儿，并且把它们跟那些过了季的看上去不怎么好的玫瑰花种在一起。”

想着这些事，马普尔小姐把目光从花园收了回来，拿起她的毛线活儿。

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圣玛丽米德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样东西和它过去一样。你可以抱怨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或者年轻的一代，或者出去工作的女人，或者原子弹，或者只是政府，但这实际上却意味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你正在变老。生性敏感的马普尔小姐对这点非常清楚。事情就是这样。异乎寻常地，她感觉圣玛丽米德更是这样，因为她在这儿住了那么长时间。

圣玛丽米德最古老的部分依然存在。“蓝波”在那儿，教堂、牧师住所，还有安妮女王和乔治王朝时期的小房屋——她的房子也是其中的一座——也在那儿。哈特内尔小姐的房子还在那儿，连同继续挣扎着直到最后一口气的哈特内尔小姐。韦瑟比小姐离开了人世，她的房子现在由银行经理和他的家人住着，那房子的门窗因为被涂成深蓝色而变得焕然一新。其他老房子大部分也住进了新的人家，但从这些人买进时起到现在，这些房子在外观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人们喜欢房屋代理商称这些房子为“古典美人儿”。他们只是添一间浴室，花一大笔钱装水管、电炉和洗碗机。

虽然房子看上去跟过去差不多，但乡村的街道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当商店易主时，是为了使它迅速而无节制地现代化。鱼贩子的身后是高级橱窗，冰冻过的鱼在里面闪闪

烁，这样的鱼贩子人们一下子认不出来。肉贩子仍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好肉总是好肉，如果你有钱买的话；如果没钱，那你就只好买便宜的或者带骨头的咬不动的之类了！巴恩斯是一个蔬菜商，他仍然在那儿，没有变化，这是哈特内尔小姐和马普尔小姐还有其他人每天都要感谢上帝的事儿。他的柜台旁那么体贴入微地放着舒适的椅子，还能听到关于火腿切块和奶酪品种的亲切的讨论！但是在街尾，汤姆先生曾经买提篮的商店旧址上新矗立起了一个光亮耀眼的超级市场，它是圣玛丽米德的老女人们极其憎恶的东西。

“那一包一包的东西，人们甚至都没听说过，”哈特内尔小姐感叹道，“大包的麦片粥代替了原来适宜孩子们吃的火腿鸡蛋早餐。还要你自己提个篮子转来转去地找东西——有时候要花上一刻钟才能找到你想要的所有东西——它们包装通常不太方便，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你要出门了，还得排长队等着付钱。多么累人！噢，当然，对从新建住宅区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说到这儿，她打住了。

因为通常地，话到那儿就将近结束了。“新建住宅区”，就是这样——用现代术语来说。它有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以及用大写字母开头表示的象征含义——“发展”。

“新建住宅区”英文原文是Development，所以作者此处说“大写字母开头”，这样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成为“发展”的代名词。——译注。

马普尔小姐懊恼地叫了一声。毛衣又掉了一针。而且，这一定是在过去什么时候掉的。但直到现在，当她要织领口而不得不收针来数一数针数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她找来一枚备用的别针，把毛衣拿到旁边，对着亮光，眯起眼使劲地瞧着。看来连她新配的眼镜都没什么用了。她想，很明显，这是因为如今到了她这个年纪，眼科医生除了能给你奢侈豪华的候诊室、先进的仪器，及其射到你眼里的明亮的光线和昂贵的费用，已经不能再为你做什么了。马普尔小姐满怀留恋地想起几年前她视力正常的日子。从她花园中那个令人羡慕的最佳角度可以看到圣玛丽米德发生的所有事情，几乎没有什么能逃得过她锐利的眼睛！还有她用来观察鸟类的望远镜（对鸟儿感兴趣是如此有用！）帮助她看得见——想到这儿她突然停住了，思绪飘回到过去……安·普罗瑟罗穿着她的夏日裙装向牧师家的花园走去。普罗瑟罗上校……可怜的人……当然他是个讨人厌的，让人提不起兴致的人，但居然被那样谋杀了……她摇了摇头，又想到了格丽泽尔达，牧师那年轻漂亮的妻子。亲爱的格丽泽尔达……多么忠诚的朋友——她每年都寄来圣诞卡。她那逗人喜爱的小婴儿现在已经是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了，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工程师吗？以前他总是喜欢把他的机械小火车拆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牧师家外面，有墙侧供人越过的台阶和田间小道，农场主贾尔的牛群在草地上漫步，那儿

现在——现在……

是新建住宅区。

可是为什么不这样呢？马普尔小姐严厉地问自己。事情必须是这样。住宅楼是必需的，而且盖得很好——或者她听说是这样。人们称之为“规划”或诸如此类的词。尽管她难以想象为什么无论哪儿都得叫成“巷”。奥布里巷、郎伍德巷、格兰迪巷以及其他的某某巷。但这些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巷”。马普尔小姐非常清楚“巷”是什么样的。她叔叔过去是大教堂教士，她小时候曾经跟他在巷里住过。

就像彻里·贝克，她总是把马普尔小姐那古典的过于拥挤的客厅叫作“起居室”。马普尔小姐温柔地订正她说：“彻里，这是客厅。”尽管很明显对彻里来说，“客厅”是个非常滑稽的词，而“起居室”总是顺溜地滑出口来，但年轻而善良的彻里仍然努力去记住它。马普尔小姐非常喜欢彻里。她的丈夫姓贝克，住在新建住宅区。她是那些在超级市场买东西，推着四轮婴儿车在圣玛丽米德安静的街道上漫步的年轻独立的妻子们中的一个。她们都很时髦，打扮得很漂亮。她们的头发打着小卷儿。她们大笑着，交谈着，互相招呼着，像一群快乐的小鸟。虽然她们的丈夫都有不薄的收入，但因为分期付款购物隐伏着危险，她们总是需要现钱，所以她们来打扫卫生或做些厨房活儿。彻里是个动作麻利效率颇高的厨师，又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接电话很正确而且

此处英文原文是 lounge。——译注。

此处英文原文是 drawing—room。——译注。

能很快指出送货员记录本上的错误。不怎么让她翻床垫，她最多是洗洗用过的餐具。她洗餐具总是把什么都一股脑儿塞进水槽，挤上一大堆洗涤剂，马普尔小姐这时若经过备餐室，就总是把头扭开装作没看见。马普尔小姐已经默默地把她那套伍斯特时代的茶具收起来放在一只角柜里，平常不用，只是在特殊的场合才拿出来。作为替代品，她买了一套白底浅灰色图案、款式现代的茶具，这套茶具没有镀金，因而放在水槽里没有被洗掉的危险。

过去是多么地不同啊……比如忠诚的弗洛伦斯，身材魁梧的客厅女佣；还有艾米，克拉拉和艾丽斯，那些可爱小巧的女仆们，她们是从圣费思孤儿院出来的，到这儿来训练一下，然后去别的地方继续干工钱更多的活儿。很简单，她们中的一些人通常是患有腺样增殖体肿胀的，而艾米很明显有些痴呆。她们跟村里的其他女仆谈天、闲扯，或者跟鱼贩子的帮手，或者跟贵族家的园丁的帮手，或者跟杂货商巴恩斯先生的一个帮手出去散步。马普尔小姐又回想起那些她为她的即将降生的孩子们织的小毛外套，心里充盈着爱意。她们不会打电话，也根本不擅长数学。但另一方面，她们懂得如何选餐具，如何整理床铺。她们没受过教育但是有技能。现在，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子干所有的日常家务活儿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这也包括那些从国外来的学生，au pair 的女孩子们，旅行中的大学生们，像彻里·贝克那样

法语，意为：互助的，指以授课、协助家务等换取膳宿等的姑娘。
译注。

住在不是真正的“巷”中的新建住宅楼里的已婚女子。

当然，仍然有像奈特小姐这样的人们。当头顶上奈特小姐的脚步声弄得壁炉台上枝形吊灯的玻璃垂饰警告似地叮当作响的时候，马普尔小姐最终突然想了起来。显然，奈特小姐已经午休过了，现在就要出去进行午后散步。过一会儿，她会进来问马普尔小姐是否能帮她在镇上买点什么。想到奈特小姐，马普尔小姐脑子里通常有这样的反应。当然，亲爱的雷蒙德（她的侄子）非常慷慨大方。奈特小姐也是再善良不过。当然，支气管炎使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海多克医生非常严厉地说过，她绝对不能独自一人在只是白天有人来的家里睡觉，但是——她想到那儿，她不再想下去了。因为老想着“只要是其他人而不是奈特小姐就好了”是毫无用处的，现在并没有多少年老的女士可供挑选。尽心尽力的女佣人已经不再吃香。如果真的生了病，你可以花很多的钱，费很大的劲找到一位合适的医院护士，或者是去医院。但是当疾病危险期过后，你还得落到奈特小姐的手掌心里。

马普尔小姐想：奈特小姐这类的人除了爱激动发脾气以外没有什么不好的。她们充满爱心，同情她们照看的人，逗她们开心，与她们愉快相处，而且通常像对待有轻微智力障碍的孩子一样对待她们。

“虽然我可能是老了，但并不是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奈特小姐跟往常一样，喘着粗气，噔噔噔地跑进屋来。她五十六岁，身材肥硕，微黄的灰头发梳理得很精致，戴副眼镜，鼻子瘦而长，底下的嘴形透露出她的好脾气，下

巴显得很柔和。

“我来了！”她大声道，声音中充满了一种散发着热力的活泼和快乐。它是为了使悲伤的老年人振作精神。“我说我们是不是都睡过午觉了？”

“我一直在打毛衣。”马普尔小姐回答道，把重音放在代词“我”上，“而且，还掉了一针。”她有点厌恶又有点害羞地承认了她身体的虚弱。

“噢，亲爱的，亲爱的，”奈特小姐说，“我们会把它弄好的，不是吗？”

“你会的。”马普尔小姐说，“至于我，可就干不了了。”

她语调中一丝轻微的刻薄溜了过去，没被觉察。奈特小姐跟平时一样，很热心地去帮她。

“给。”不多会儿，她说，“就这样，亲爱的。现在弄好了。”

虽然马普尔小姐非常乐意让杂货店的女人们或者报纸店的女孩叫作“亲爱的”，甚至是“宝贝儿”，但是被奈特小姐叫作“亲爱的”就让她十分恼火。这也是老小姐们不得不忍受的另外一些事情。于是她礼貌地谢了奈特小姐。

“那么现在我得去到外面散步了，”奈特小姐幽默地说道，“时间不会太长的。”

“你别指望能很快回来。”马普尔小姐礼貌而诚恳地说。

“噢，亲爱的，为了不让您闷闷不乐，我可不想让您那么长时间一个人呆着。”

“我向你保证我能快乐。”马普尔小姐说，“我可能会小睡一会儿。”她闭上了眼睛。

“那很好，亲爱的。有什么我能给您带回来的吗？”

马普尔小姐睁开眼睛，想着。

“你可以去郎登家的店，看看窗帘是不是准备好了。有可能的话，从维斯莱夫人那儿再买一绞蓝色毛线。去药店买一盒黑醋栗糖片。去图书馆换一本书——但是别要我列的单子上没有的。上次借的那本真是太糟糕，我都读不下去。”她拿出那本《春天的觉醒》。

“噢，天哪，您不喜欢它吗？我以为您喜欢呢。多么动人的故事啊。”

“还有，如果对你来说不是太远的话，也许你不会介意去哈利特店看看他们有没有一种上下晃动的打蛋器，不是摇手柄的那种。”

（她非常清楚他们没有这种打蛋器，但哈利特店是可能去的最远的一家店了。）

“如果这些不是太多的话——”她低声说着。但是奈特小姐显然很真诚地回答道：

“一点儿也不多。我很高兴能去做这些。”

奈特小姐喜欢逛商店。对她来说这是跟呼吸一样重要的事。那时，她能遇见熟人，能有机会聊天，跟售货员闲扯，还有机会在不同的商店巡视各种各样的东西。她还可以花很长时间来做这些令人愉快的工作而不用怀着负疚的心情想着应该快点儿回去。

于是奈特小姐朝那个非常安然地坐在窗旁休息的羸弱的老小姐看了最后一眼，就愉快地出发了。

为了防止奈特小姐又折回来拿个购物袋、钱包或手帕什么的（她特别爱忘东西，老爱折回来一趟），也为了让脑子

恢复一下疲劳——因为它想了那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让奈特小姐去买，马普尔小姐等了几分钟。之后，她敏捷地站起身，把正在织的毛衣扔在一边，步履坚定地穿过房间，走进客厅。她从钩子上取下她的夏季外套，从衣帽架上拿下拐杖，脱下卧室拖鞋，穿上一双结实的步行鞋。然后，她从侧门走了出去。

“那要花掉她至少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是的，跟所有从新建住宅区来购物的人在一起。”

马普尔小姐想象着奈特小姐在朗登家的店里有关窗帘的询问，那必定是会宣告失败的。她的推测异乎寻常地准确。此时此刻，奈特小姐还嚷道：“当然啦，我想它们一定还没准备好。可是那老小姐吩咐我的时候，我当然说我会过来看看。可怜的老小姐们，她们已经没什么可盼望的了。我们得迁就她们。况且她是个可爱的老小姐。现在她们渐渐衰老了，变得迟钝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现在你们有一块布料挺漂亮，还有其他颜色的吗？”

二十分钟愉快地过去了。奈特小姐总算要走了，那位高级店员抽了一下鼻子，说：“她真的在衰老吗？我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老马普尔小姐以前总是跟针一样敏锐，我认为现在还是那样。”奈特小姐转而注意到了——一个穿着紧身裤和海军布紧身上衣的年轻女人，她想要一块有螃蟹图案的塑料布做浴室的窗帘。

“埃米莉·沃特斯，奈特小姐让我想起这个人。”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因为自己能够把某种人性与过去认识

的人联系起来而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她同样是蠢笨得不得了。让我想想，埃米莉后来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她最后下了结论。她曾经一度几乎要跟一个副牧师订婚了。但经过几年的了解，这事不了了之。马普尔小姐把奈特小姐这个贴身护士从脑子里赶开，注意起周围的环境。她很快穿过花园，似乎从眼角瞥到莱科克已经把那些过季的玫瑰花砍倒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儿更适宜种杂交茶树。但是她不让这事烦扰她，也不让它破坏她完全单独出游的美妙愉快的感觉。冒险对她来说是一种快乐。她向右一拐，进了牧师住宅的大门，走上穿过花园的小道，最后从路右边出去。过去是供人走的台阶的地方现在是一扇开向一条柏油小路的铁转门。小路通向一座跨越小溪的精巧的小桥，小溪的那一边以前曾经有草地和牛群，而现在是新建住宅区。

第二章

马普尔小姐怀着一种像哥伦布出发去寻找新大陆的心情，跨过小桥，接着走上小道，四分钟以后，就真正到了奥布里巷。

当然，马普尔小姐以前已经从远处——巴辛市场路看见过新建住宅区了。它的小巷和一排排整洁坚固的楼房，楼房上有电视接收器和漆成蓝色、粉色、黄色、绿色的门窗。但直到现在，它还仿佛只是一张真实的地图而已。她不在其中也不属于它。然而现在她在这儿，观察着这个发展迅速的勇敢的新世界，这个人人都说对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新世界。它就像是一个孩童用砖头搭成的整洁的模型，对马普尔小姐来说这几乎是不真实的。

同样，那里的人们看起来也像是不真实的。那些穿长裤的年轻女人，凶神恶煞似的年轻男人和男孩，胸部充满弹性和活力的十五岁的女孩。马普尔小姐不由觉得这些看上去都堕落到了极点。她步履艰难地继续往前走，没人怎么注意

她。她从奥布里巷拐出来，到了达林顿巷。她走得很慢，边走边贪婪地听着推着四轮婴儿车的妈妈们的谈话，听着女孩子们挑逗年轻男人，听着凶神恶煞似的不良少年（她猜想他们是）互相交换他们的暗号。母亲们出来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招呼着她们的孩子，孩子则通常在忙着做那些早已被告知不能做的事情。孩子从来都是一样的，马普尔小姐高兴地想道。而现在，她笑了起来，把这些印在脑海里，成为她记忆链条的一部分。

那个女人正像是卡里·爱德华兹；那个长得较黑的女孩真像那个胡珀，她会像胡珀一样把她的婚礼弄得乱七八糟。那些男孩子们——那个黑黑的就像爱德华·利克，爱说很放肆的话但是没什么恶意，的确是个好男孩；皮肤白皙的那个是又一个巴德韦尔太太的乔希。他们俩都是好孩子。那个像格雷戈里·宾斯的恐怕不会太好。我想他跟他妈妈是一种人……

她一拐弯进了沃尔辛厄姆巷，每一秒钟情绪都在不断地高涨。

这个新世界跟原来的没什么两样。房子不同了，街道改叫了“巷”，人们穿着不同了，声音不同了，但是人类还是同他们以前一样。还有，尽管用词有点儿变化，但话题还是没变。

因为拐了好几个弯，马普尔小姐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又到了住宅区的边上。她现在在卡里斯布鲁克巷，这条巷有一半还“在建设之中”。在一座即将完工的楼房的二楼窗口，站着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正在讨论周围的环境设施。声音